



边看边聊

逛菜市场，先在鱼摊前停留，正是午后，老板打着瞌睡，我问：这个鱼多少钱一斤？老板说50，我哦了一下，货比三家，走几步，下一个摊位，老板在吃饭，筷子夹着红烧肉，抖法抖法的五花肉，很担心肥的那部分受不了筷子的力道，五花变成三花，然后一分为二……眼巴巴地看着他将一块肉完美地放进嘴里，我踏上去，问：鱼多少钱一斤？老板哑吧哑吧：45。

哦，我木了：一会，认认真真地说：隔壁卖50呢。老板嗯？嘴巴一张，看看我，吧嗒吧嗒几口饭，然后放下筷子，一五一十道：你说，你说说看，他家便宜呢，还是我家便宜？

我灰溜溜走了，传说数字搞不清楚的人，文科会很好，自我安慰了，嘻嘻。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科学家基普·索恩的另一个为大众熟悉的身份是著名导演诺兰的《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是他和电影特效组成员建立了《星际穿越》中的黑洞和虫洞模型。同时，作为此次物理奖的话题引力波的研究者之一，他的许多公开演讲都是以

黑洞、引力波、虫洞、时间旅行等内容为主题。“时间旅行”与“时空扭曲”一直是科幻电影的经典话题，它们因为这次诺奖而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

科幻电影《回到未来》，马蒂通过超光速旅行回到他父母的时代，改写他不满意的历史；2003年上映的《时间线》，安德烈通过虫洞回到中世纪，和迷人的法国贵妇克莱尔书写了一段美丽的恋情；蒂姆波顿的《佩小姐的奇幻城堡》，杰克通过一个个无尽循环的时空漩涡不断回到过去，保护异能生灵不受暗影的侵害。这些电影引发了无数的猜想和悖论，也一直让我思考，我们究竟能否干涉历史，又有多少人生可以重来。

作为诺兰的粉丝，我一直很喜欢《星际穿越》这部电影。《星际穿越》建立的是宏大的宇宙观、星际旅行的可能性和令人潸然泪下的亲情与爱。我们面

早上九时多，从佛山开往广州的地铁正值客流高峰。我和老妻相逢其盛。座位是断然没有了，但座并不赖。人虽挤，却不至于摩肩接踵。丰沛的冷气，把六月的暑气全然消解，一如天凉好个秋。我靠着车厢壁站着，趁机做一次“田野调查”——看乘客们在做什么。

乘客的主体是年轻人，上班，上学，开会，送货，见客户，谈恋爱，旅游，应有尽有。老人为数不多。粗略估计，我所在车厢的乘客，闭目或不闭目地养神、发呆、想事的占一成许，与邻座聊天的占一成许，照顾孩子或老人的不足一成，打电话的只两人，其余七八成都在看手机或iPad。一个俊朗的小伙子进来，施施然戴上耳机，跟一个女孩往手机上点击一下。随后，她仰头五秒

时尚

没有买鱼，我买了五花肉。我把剧本发给了王传君，请他演出。他看了剧本说，我演陈先生。陈先生在《国民大生活》里是非常不起眼的角色，一个房东。传君没有提任何要求以及待遇，他自己想了一个造型，定妆的时候让化妆师发给我，我一看，合上手机笑了一会儿，继续看，又笑了……这是一个喜欢穿睡袍的不愿意出门的房东，一看上去就是无数可能多的前世今生，有趣，怪异，神秘，拍摄的时候，我去探班，他在站光的位置。导演的眼睛有点泪痕，导演说：很久、很久，没有看见演员自己站光了。

他穿着丝绒质地的睡袍，怀里抱着小猫，戴着黑框眼镜……王传君就有这样的本事，把一个小人物瞬间变成戏剧里的故事。

那么时间旅行究竟是可行呢？爱因斯坦曾经假设过，如果人们能够超光速旅行，那我们就有可能回到过去。不过爱因斯坦也同样说过，光速是无

光速的万分之一都达不到，如果人类真的试图以光速旅行，那这场旅程一定得消耗掉让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更不要说人体是否能承受住这么大的加速度。至于能否像库伯一样进入某个高维空间从而实现在时间轴上的行走，我们还得把目光投向浩瀚无限的宇宙，寻找可能存在的

的高维空间的入口。然而，我们现在对宇宙的探索还远远不够，想要进行星际的旅行，我们需要提高的科学技术还有许多。恐怕我们得先经历《三体》中所说的“技术爆炸”（拥有的技术在短时间内像爆炸一样迅速发展），才能更全面地探索宇宙、进入高维空间、使时间旅行可行。

如果时间旅行真的可行，那我们还考虑一个很引人深思的问题：时间旅行究竟能否改变过去的历史？《爱丽丝梦游仙境：镜中奇遇记》中明确指出，历史有自我修复的方式，我们无法干涉或改变过去发生的事。不过，我看过的大部分电影中，

掏出手机，打开，点击，开始看动漫剧。环视四近，不管是坐还是站，低头族极为投入地刷屏。连热恋中的情侣，女的头靠在男的肩上，各自的视线还是屏幕，使我怀疑，他们为恋爱付出了百分之几的注意力？是不是关系已稳固到使卿卿我我成为累赘？

车到祖庙站，人进进出出，三位少女移到我跟前。看模样，都不到20岁，两个长发，一个扎麻花辫，都比我矮得多，我可以先研究她们的头发。青春的生命力何等骄人，乌黑，浓密，闪着油光。她们都拿着手机，不用查看牌子、型号、容量，但看套子，无不精巧，颜色缤纷，就晓得是她们的至爱之物。

跟前一个女孩往手机上点击一下。随后，她仰头五秒

钟，神情满足，自信，望向车

这是演员的魅力。人品、艺德一流，与这样的演员合作，是我的幸运。

传君抱的那只小猫是我们从宠物市场买来的，专门为拍摄用。戏拍完了，工作室的小朋友小强决定领养这只上过电视剧的猫。她抱回了家，给他起名叫“胖胖”，戏快开

播的时候，胖胖已经从小猫长成大成肥美无比的胖猫，我把猫的照片发给传君看，远方拍电影的他

说：缘分。

我小学最好的有两个同学，袁莉、高云，掐指一算，我们已经40多年的友情。回杭州参加同学会的时候，我津津有味吃着笋干花生，就是那种盐水花生米水煮以后，与笋干丝拌在一起的零食，用杭州话说水佬佬好吃

朱鹮之夏 (工笔水墨) 沈玮作

时间旅行是能够改变历史的，其中。当库伯发现自己在通过黑洞回到过去，从而改变自己的未来时，他先是敲打出了书架上的“Stay”，因为他后悔离开

女儿，想阻止过去的自己去寻找NASA总部。可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在黑洞里收集的数据可以拯救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时，他又用沙尘画出了NASA的坐标，指引过去的自己离开地球、前往宇宙。也正因为库伯选择让过去的自己离开地球，如今他才能站在黑洞里，指引过去的自己做出选择，这似乎使一切都进入了一个无尽循环。时间旅行将笔直向前的时光轴打乱，历史不再是无法改变的存在，或许我们去过去所有发生的事都来自未来。

虽然不太可能，但如

最是那一低头

刘荒田

是那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一味低头，韵味不出来；引颈抬起，稍稍旋转，顿挫恰如凉风拂过的水莲花。我们多少次哀叹，现代科技把古典蕴藉的诗情收得殆尽，电脑字库里没有翰墨，微信群没有茶汽，面对面的视频没有剪烛西窗。可是，骂归骂，谁舍得丢掉微信即时互动的方便而驰驱千里、雪夜

访戴？

估计我一副馋佬的样子很过分，我连忙解释，因为写作的时候，有不好的习惯，零食不离手……很快，我上海的工作室里寄来了各种口味的花生笋干。后来才知道，高云和袁莉把商店里很畅销的笋干花生米买了十来种，先试吃，然后两个人评出哪一样最好味，买下寄给我。

现在，当我写字的时候，桌边随手拿到的零食，就是我小学同学的心意。

这个世界常常让我感动的，都是最平凡的小事。

然后，今晚，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我和年轻编剧鲁琦、张洋共同编剧的电视剧《国民大生活》就要开播了，一如既往的温暖与美好。写作是我的热爱、使命，希望这个电视剧能够传递一些快乐与美好。真的，快乐与美好，是可以传递的，相信了，就有。

果未来的人类真的找到了时间旅行的方法，到那时，我们一定会回顾这些年所有有关时间旅行的电影，看看其中的哪些设想和预言如今真的成为了现实。到那时，我们可能真的会面对《星际穿越》或《回到未来》里发生的一切，面对那重重的问题和黑暗，有关种种悖论和无尽循环的谜团也会就此解开。我们也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究竟能否改变过去，又有多少历史可以重来？

五月的雁荡，雨，直直地、细细地、断断续续地落下。清晨，沿着石檐崖湿漉漉的石阶，缓缓地拾级而上。四周，静静的，只有潺潺的山泉在欢快地低吟。远处，群山叠嶂在云缠雾绕中，变幻着一幅幅神奇的美景。身边，尽是青绿色，青的山，绿

的水，青绿得让人不忍心眨眨眼睛。空气仿佛过滤过了，清凉而湿润。我贪婪地扩张肺叶，尽力吐出残存的都市带来的浊气，然后，把这清新装满胸腔，以便带回都市慢慢享用。“轻些、轻些”，我示意着同伴，别打破这宁静。

雁荡的雨 王选来

暂别都市的嘈杂，为的就是寻找这份宁静、这份悠闲、这份青绿、这份清新！三两知己，结伴而行。抒怀、打牌；饮酒、品茶；赋诗、作画。多么期望时间老人能用神奇的手，把时钟的指针，拨得慢点，再慢点……

雨，依然是直直地、细细地、断断续续地下着。而我，则是用渴望的眸子，透过雨帘，在这青山绿水中，寻觅谢灵运的踪迹……坐在返回尘埃都市的车子里，我蓦地感觉到——胸中竟是空荡荡的。噢哟，我那颗忧伤的心，不知何时已落在那青山绿水之中。哎，驾驶员同志，请调头返回，即刻返回。我要到那青山绿水中，去捡回我那忧伤的心，在雁荡……

巧不巧，和我一起的老妻乘这趟地铁也有发现：大多数年轻人不穿凉鞋，而穿皮鞋、布鞋，且配袜子。

七夕会

上个月初看了重映的港片《失业生》。1981年的片子，23岁的陈百强、25岁的张国荣。因为生日都在九月初，这个档期的指向算得巧的。只是新做的字幕把张国荣排在第一位，但是看戏份，明明陈百强才是第一男主角，就总觉得不大公平。

毕竟三十几年前的片子——据说当时的港片不是警匪就是僵尸，忽然来了这么青春励志的，算是一道清流。但是现在看起来，各种直白稚嫩套路，简直像中学生作文一样，而且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作文。《失业生》的故事再青涩，因为主演是陈百强和张国荣，就还是值得把这一个半小时坐下来——在多年以后，缅怀，致意。

时间再推远一点，1972年9月11日，《鹿鼎记》在香港连载完毕。金庸随后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三十年后，“世纪新修”版，也是见仁见智。据说最早出书时的修订，已经让很多一路跟连载过来的读者难以接受。我算后一档的，觉得连载有其局限性，可以在单行本的时候略作弥补，但是只可一，不必再。一个故事反复讲，当然能捋得更严丝合缝，但是最重要的东西——侠之大者、爱恨情仇，已经在那里了，可以再改的都是细枝末节——也只能是细枝末节，那就细枝末节好啦。

比如《倚天屠龙记》中：范遥眉头一皱，说道：“郡主，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既已如此，也是勉强不来了。”

赵敏道：“我偏要勉强。”只这最后五个字，赵敏就站在那里了（我心目中最好俏的郡主是张敏演的，其后的黎姿贾静雯可以排名不分先后）。

所谓历经苦难，痴心不改，没头脑加不高兴，才是少年壮志。大人往往顾虑多，虽然手法熟了，却也容易俗了。

所以再看到这样的句子：“大圣，此去欲何？”“踏南天，碎凌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一开始只是以个性签名的形式出现，并不曾在小说或者电影里出现过，居然就被接受了，广为流传了，就因为这是一个少年会说的话。

今年还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各种返校活动此起彼伏。我对七七、七八级的学长始终保持着敬意（想想他们是从怎样的环境中考出来的吧），但是对同学会的态度却越来越悲观。读书时候有缘相聚，是最好的时光——就当是本相册，放在那里就好，收得好好的，偶尔拿出来自己看看。一旦奔向社会，马齿长，体重增，发际线上移，不要说同学间的距离了，离当年的自己，恐怕都越来越远，甚至母校的样子和几十年前比起来也是面目全非。这样的为了缅怀的聚会，徒增伤感，又是何苦来哉。

一旦物是人非甚或物非人非之后，“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异界药师》，一中年人在看微信段子，一背包客在搜索某个关键词，一西装客在查股市曲线，一连衣裙姑娘在图表上操作，一戴厚近视镜的女士在比较购物网站的夏季泳装。

手机主宰人生，是幸运还是不幸，随你说去。唯一的事实就是：不可逆转。我对此不热心也不排斥。少女刷屏时一低头，却教我明白，手机文化自有温柔；这一刹那的娇羞，一如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来，裌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巧不巧，和我一起的老妻乘这趟地铁也有发现：大多数年轻人不穿凉鞋，而穿皮鞋、布鞋，且配袜子。

夜光杯

